

新作家宝库丛书

# 撞击

蒲宗亮 著

作家出版社

# 撞 去

蒲宗亮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撞击/蒲宗亮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8  
(新作家宝库)

ISBN 7-5063-2078-3

I. 撞… II. 蒲…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V. D. 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654 号

## 撞击

作者:蒲宗亮

主编:海俊

责任编辑:白连国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e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7 千字

印张:10 印张

印数:1000 册

版次: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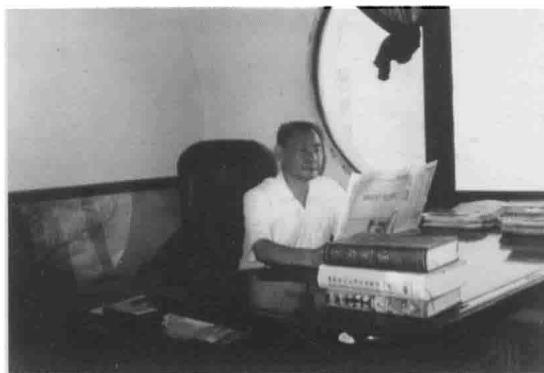
ISBN7-5063-2078-3/I·2138

定价:16.80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蒲宗亮，男，汉族，贵州省仁怀市人。1935年1月生，大专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校长、区委书记、地委秘书、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政府调研员、县志主编、公司董事长等职。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某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政治系列小说“五部曲”，即《倒影》、《灵变》、《苦果》、《命运》。《灵变》获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首届文学创作高级研讨会，全国文艺作品评比长篇小说一等奖。杂文《玩洪水》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三等奖。同时，曾主编《贵州省仁怀县志》、《世界名酒之乡——仁怀》。还撰写了修志理论专著“三谈”，即《县志编修实践丛谈》、《县志主编素质谈》、《县志编修管理谈》。文学创作和修志论著，正式出版发行近四百万字。目前，正从事长篇平民系列小说创作，称为“后五部曲”。

## 题记

撞击的形式普遍存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之中，新老事物和不同性质之间的相互撞击，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量质变态。

——作者手记

## 自序

说起《撞击》的创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所驱动：一是我计划创作的政治系列小说“五部曲”，前面四部已经完成并出版了，此乃最后一部，这是在整体创作构想的推动下进行的；其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对新老干部的“代沟”和行业不正之风这两个问题深有感触。事实证明这是败坏“三风”（党风、政风、民风）的一对怪胎。对此我有些话要说出来，这就是我创作《撞击》的初衷。

《撞击》的主人公之一李代清，他已有近五十年的党龄和工龄了，曾担任过县长的要职。虽说他文化不高，但几十年的自学和党的培养，已步入了工农知识化的行列。他对事业忠心耿耿、尽心尽职、兢兢业业、务实求真，数十年如一日，对党和人民作出过一定贡献；主人公之二的方学正，是农民家庭出身，大学文化程度，思想敏锐，责任心强，工作出色，曾担任正局级的领导职务。可以说，这两个领导干部配置在一起，创办一个科（局）级的小型公司，从领导力量的组合来看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可是，这样优化的配置，却没有发挥如愿以偿的作用。他们都抱着自己的长处不放，日积月累，碰撞和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在矛盾白热化已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李代清运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展了积极的思想交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在处于危局的情况下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整顿思想、端正方向，在新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开创了事业的新局面。

行业不正之风的存在，它和执政者的腐败之风，是一对孪生兄弟。行业不正之风助长了腐败风的发展，腐败风又演化了行业不正之风的泛滥。要根治腐败之风，必须对行业不正之风大动手术，不然，有这个土壤和条件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反腐败斗争就达不到从源

头治理的目的。

我已创作出版的前四部政治系列小说，有读者看了以后，曾颇有顾及地对我说道：你的书，我看过了，总的印象太“实”，不知我的看法妥否？我毫不思索地点点头，感谢说：对，你说得好，我写的东西的确有点“实”。你这话是忠恳的。事后，我坐下来认真冷静的想想，我走向太“实”的写作道路，这是我通过多年来的观察思考和体验所形成的。我以为，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应离开生活、离开历史、离开真实，这就是大家经常所谈的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因此，我的小说创作，其主导思想是想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历史、表现生活，以展示历史的艺术。当然，这与纯粹的写史纪实是两码子事。因我写的东西不是写一时一事或何人何事，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概括，用自我感情把它流露出来。有人还说，我写的是“自传”，这话又对又不对。对的是，有我自己的生活；不对的是，并非原封不动的写我的自传。古今中外的作者都离不开以自己生活为背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小说在创新。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应当与时俱进，探索新的境界，反映内心的感悟。所以说，我写的东西与某些以“空”、“幻”、“灵”的创作手法比较起来，真有点“实”。

创作风格有其自选的个性，不能因为有异议就随便抛弃。再说，文艺是个百花园，风格、流派手法应该多姿多彩，千姿百态，不能拘宜于某些模式。我愿在“实”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即使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

我的创作感受只不过是一孔之见，真正正确的创作之路，过早下结论未必妥当，应由社会来检验，历史来验证，群众来识别，时间来判断。每一个文艺作者，都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寻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可以肯定《撞击》的创作无疑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还有错误的地方。敬请专家、学者、同行批评指正，我真诚的感谢。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13)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3)
第七章	(52)
第八章	(66)
第九章	(77)
第十章	(87)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30)
第十四章	(139)
第十五章	(147)
第十六章	(157)
第十七章	(164)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7)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三章	.....	(219)
第二十四章	.....	(231)
第二十五章	.....	(237)
第二十六章	.....	(246)
第二十七章	.....	(254)
第二十八章	.....	(260)
第二十九章	.....	(274)
第三十章	.....	(283)

## 第一章

府南镇乃是富阳县的县城所在地。在一条商业繁华街的背面，有一条小巷，镇里的党政机关设在小巷的左面，镇法庭建在右侧。

朝天每日，这条小巷的居民，总要看到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他中等个儿，身体偏胖，圆脸大眼睛，皮肤黑黑的，偶尔看去，有点象包公的那副脸庞，在多数情况下很少说话，面孔都是板住的。他常穿一套法官服，有时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解放军旧军装。据说他五年多的时间，大小案件办了一百多宗，没有发生过大的偏差，有人则称他是“包青天”。他就是镇法庭的庭长杨金德。

这天，杨庭长威严挺挺，聚精会神地审判着一桩重大经济纠纷案，原告和被告都是国家单位。这个案件的结果，对整个县城乃至全县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可以说，这是杨庭长五年来捏在手里的一件非常棘手、非常重大的难案。断案的正确与否，世人拭目以待。杨庭长正襟危坐地出现在审判台上，他站立起来，用双手捧着一叠判决书，开始履行他神圣而庄严的宣判职责，他的左右两边坐着审判员和书记员，正分别执行着他们的任务。

经本庭调查和开庭审判，县水产局和县拾遗开发公司联合开发的商住楼纠纷一案，原告水产局陈述的事实成立，被告拾遗开发公司违反双方共同达成的协议，经我庭审理，现作如下判决：原告要求被告补赔五间商品房有效。自本庭宣判之后，若原告不服，于十五日之中，提出辩护上诉。

按照宣判程序，庭长宣判之后，还要征求原被告双方的意见，有不同看法和争论，还要进行调解，一方坚决不服的再上诉。

杨庭长这些履行公事的话还没有宣布完毕，此时，坐在台下被告席上的三十五岁的拾遗公司经理方学正，却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

文 / 陈建功

发麻的身躯，猛地站了起来，紧握拳头朝空中一冲，还接连冲击了几下，而后愤怒地高声呼喊道：“我反对！我反对！我坚决反对！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荒唐判决，这分明是把庄严的法律当儿戏来玩耍，我坚决不服！”

见此，突然的法庭波动与撞击，坐在左面的年轻审判员站起来，严肃地招呼道：“方学正，这是人民法庭，你要庄重点，不得胡闹。你不服还可以向中院申诉，好好坐下来讲。”坐在右面的书记员，也放下手中鸡检米式的笔头，怒着双眼盯着审判场的动态。

这时，坐在台下旁听的拾遗公司副经理严清，弓着背，埋着头，轻轻走到方学正的背后，拉住他的手细声细气地安慰说：“经理，不要过于急躁，有理说得君王倒嘛，坐下来好好的说吧。”

在台上训斥，台下劝告之下，方学正嘴里冒着粗气，勉强坐了下来，全身象筛糠一样抖动。依旧把拳头往空中冲击，我坚决反对！

审判员再次打招呼：“方学正，你是法人代表，是代表单位执法的，在法庭上要依法行事，不能有过急行动。”

这时，杨庭长坐在审判长席上，脸色发青，一双大眼睛鼓得更圆更大了，只是没有说什么话，看去真象黑脸包公，只见他端起杯子噬地喝了一口茶，然后使劲地把茶杯朝原处一放。又站起来问：“原告栾甘，你有什么话要说？”

栾甘照样举起右手，同样向空中冲击了一下，高声怒气地吼道：没有意见，坚决拥护法庭的公正判决！

栾甘的声音刚落，原告方的十多个旁听人员，个个眉飞色舞，欣喜雀跃。而被告方的十多位听众，却是垂头沉思，心情难受。其中有一个穿蓝色中山服体型偏胖的人，站了起来，当场责问：“尊敬的庭长先生，听说你是当今审案的活包公，依我看，不知那位吹捧者献给你的这顶桂冠，今天看来，恐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看样子，他还想说下去，可杨庭长却从庭长席上弹了起来，厉声道：“你是什么人？胆敢在法庭上出口伤人，鄙视法官，不准侮辱本庭长的人格！”杨庭长对此人的姓名明知故问。

说话人不甘示弱，马上回应道：“庭长先生要是不认识我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我姓李名代清，是富阳县拾遗公司的董事长。”

接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胖老头站了起来，同样以责问的口气：“庭长大人，此案你本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什么要违背法律，歪着良心作出这样的判决呢？不判不明白，这一判反而把我搞得米汤洗脸糊里糊涂的了。遗憾，实在遗憾！”

庭长愤愤地说：“你、你说，那里判歪了，不服可越级告我！”

上面发话的这位胖老头，是拾遗公司聘请的技术顾问任常礼。

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举手报告庭长并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几乎话都说不出口，但他还是吃劲地说：“杨庭长，你今天的判决是依照那一条那一款判决的？我实在为你的青天称号羞愧。”

杨庭长见问话的人是一个幼稚的青年人，顿时火冒三丈，用那块审判板在审判台上“啪”的一拍：“不许你在法庭上诬蔑政法干部，这是要犯诬陷罪的，你懂吗？！”

这时拾遗公司的业务科科长和财务室负责人，也站起来对杨庭长提出强烈的责疑。

杨庭长又把台板“啪”的一拍，我警告你们，“不准在法庭上破坏秩序无理取闹！”

这一阵子，旁听的拾遗公司十多个职工，都一齐站了起来，七嘴八舌，在一片嘈杂声中，向庭长提出了连珠式的种种责问：“庭长，你是人民的法官，还是人情的法官？”

“你是秉公执法，还是歪曲事实瞎判？”

“你这个人民法官的公正性，客观性，法律性跑到那儿去了？”

“你配不配做一个青天法官？”

.....

审判场一时象一锅稀粥。

杨庭长再一次拿起审判板，“啪，啪，啪”的接连拍了几下，高声宣布：“今天休庭！”

这时，原告水产局旁听的部份人员，同样站起来，高高地举起手：“不准对杨庭长无理攻击！”

“我们坚决拥护杨庭长的公正判决！”

“杨庭长是个信得过的好法官！”

“杨庭长，我们坚决支持你！”

.....

## 第二章

话说回来，象这样的小县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下，虽说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与起步较早的地方比较起来，差距还是不小的。别的不说，就以城镇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更是逊人一筹。

担任过老县长的李代清，曾到沿海发达地区实地参观学习过，还到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考察过，眼界大开。他虽然快到退休年龄了，可他还想在有生之年的第二个春天，发挥一点余热，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他带着富阳县的实际问题，每到一处，都认认真真地作了参观记录，在一个多月的学习考察中，他写了三个笔记本，共记了近十万字。别人带回来不少现代化的商品，可他捎回来的却是几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回县后，李代清把参观学习的情况进行了回忆和整理，深深感到，学习别人的东西，不能仅仅停留在激动难忘的感性认识上，而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取到人家的真经，特别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借鉴人家有用的经验，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作为改造和建设本地区的参考。他觉得自己看到的东西很多很多，经过沉淀和深思熟虑，最后集中到一点上来，这就是如何搞好家乡的城镇建设。因为城镇是市场经济的载体，也是招商引资的直观条件之一，学习外地的经验就得从这点下手。于是，他想了好几个晚上，最后把他的夙愿用文字精心地整理了出来。

这天夜里，月光如洗，清风徐徐，夜游物不时从头上飞过，大地一片昏暗。

李代清独个儿坐在家属宿舍的楼顶上，欣赏着楼下的街道，远眺着灰暗的山岭，瞭望着天上银盘似的圆月，居高临下，几乎把整个县城尽收眼底。他联想到沿海地区的大中小城镇来，相形之下，这个堂



而皇之的县城,还不如人家一个乡(镇)的所在地那样繁华,于是,改造和建设县城的心更加强烈和迫切了。自感到,如不抓住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把县城的规模和质量往上提高一步,我们这一代人就对不起人民群众,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他经过仔细观察,反复思考,一万多居民人口的县城,木板房,土墙房还不少,虽说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近些年新建了一些,但和整个形势的发展比较起来,仍然是极不适应的。此时此刻,他面对这种现状,越想越觉得心里不安,越想越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此,他想在还没有退休的有限时间内,在县城的改造建设和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上,出主意,想办法,搞调查,作规划,办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打算在一两年时间内,把县城的面貌改观改观,把其他经济的发展促进一下。

李代清仰望着闪烁的繁星,又俯视着稀稀落落的县城街道,联想到全县整个经济的发展滞后,惆怅万千,心情很不平静。他想组建一个什么公司,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也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开发活动,也就是说,除了违法经营的项目外,都可经营。凡是群众需要的,又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愿意做的,都可以拣来做。想来想去,他想了一个叫做“拾遗开发公司”的名称双来。

考虑成熟之后,李代清把思路理顺了一下,准备自己动手,亲自向县人民政府打一个报告,把拾遗开发公司的性质,特点和任务写清楚,争取政府的同意和支持。

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加牢靠一点,李代清没有急于向县政府领导集体汇报,而且首先把建立公司的事情同县长和分管开发工作的副县长交谈,听听他们有些什么意见和看法,然后再决定取舍。

县长何世顺,中等个子,体型有些儿偏瘦,干削的脸上显得挺有精神,表面看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其实,他还是工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看问题敏锐,办事情干脆利落,要干的事情他就昂一口巨一声的表态,不拖泥带水。再说,他过去曾是李代清的老部下,互相之间都比较了解。何县长听了老领导李代清的想法以后,毫不犹豫,满口赞成,一拍即合。



在谈到公司的性质问题时,李代清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把公司办成国营企业。它的好处是,由政府投资、经营和管理,相对说来,公司的运作和发展都有保障。但最大的弊端是,公司依赖政府解决问题的思想比较浓,反正是赚钱交政府,亏损找财政,经营者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责任。从几十年办国营企业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国营企业,特别是小型国营企业,都是处于亏损状态,原因就在于吃“大锅饭”造成的。他觉得这个方案,和眼前的改革开放新形势比较起来,特别是从市场经济的新机制考虑,有些跟不上形势,于是放弃了这个方案。

第二,把公司办成纯私人企业。可他觉得,这个方案的好处是,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业积极性,其他地方也有这样不少的先例。但这种性质,从大局和长远来看,也有一定的缺陷,它对于直接增强国营经济的活力,也有它不理想的地方。相比之下,也放弃了这个方案。

经过思考对比,李代清觉得走股份制的道路比较妥当。而且还要由政府来控股。这样,既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又能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种性质,既能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能调动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把国家和经营者个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较好方案。

在建立公司的实施和操作上,李代清还构想到,由建设局牵头,工业,土管,工商,财政等部门参加,共同协商,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公司的规模不宜过大,注册资金三五百万元即可,人员不超过二十人,每年实现利润三五十万元也就不错了。

经有关部门共同协商,研究制定出实施方案后,准备向县政府正式提出建议,因当时要求办公司的就有好几家,如城建局,国土局,贸易局,都要求办类似的公司。

面对几个单位的同时要求,县政府一家都没有表态,待观察一段考虑成熟再说。李代清分别向县长和分管副县长交换了意见后,确定组建拾遗开发公司,县长和分管县长都表示支持。当然除了建这个公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外,可能与李代清这位老领导亲自出面



有一定关系。为建立拾遗开发公司的问题，专门召开一次县政府常务会议。

政府常务会在政府大楼四楼小会议室进行。这间会议室是专供召开常务会议用的，有三十多平方米的面积，长方形，四面的墙壁上，除了省地发给的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奖旗奖状外，还有兄弟县和有关工作业务来往的地区和单位赠送的锦旗，大型镜框画和名家的书法，绘画等琳琅满目，显现出十分热烈、祥和、典雅和兴旺繁荣的气氛。

会议室的中央，设置了一个椭圆形的整体结构会议桌，桌圈内还摆放了三四盆鲜花，全是真的，花朵鲜艳，香气扑鼻。会议桌上虽然没有标名那一位常务领导的姓名，可长期以来却形成了一个习惯，会议桌的左方的角上，自然是坐的县长和常务副县长，因他们都是县委的副书记和常委，其余的副县长坐在上方，调研员，政府办公室主任，当然就坐在下方了。右角上，坐的是两个政府办的记录秘书。这天的会议，也没有打破这个格局。开会坐的椅子均是弹璜单人椅，是用灰、兰两色布铺制而成。会议由何县长主持，李代清调研员作专题回报。

何县长开头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组建拾遗开发公司的问题，由李老县长作专题发言，这是个大事情，请大家注意听，并认真讨论研究一下。我到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几个国家去参观学习，人家的城市建设都比较先进，可以说已经是现代化的城市了。看人家，想自己，我们处于封闭原始的状态，确实太落后了。我们现在需要解放思想，加快步伐，抓紧机遇，跟上新形势，大胆构思，放手行动，尽快改变我们县城的面貌，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县的情况，资金设备，人才都比较差，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不够解放。因此，我们想采纳李老县长的建议，迅速把拾遗开发公司建立起来，为我们县的城镇建设和其他经济发展承担起新的任务，建立这样的公司我认为很有意义，今天这个会议，目的就是想请各位领导共同议一议。现在，先请李老县长说说，然后大家再认真讨论一下。

这时，坐在下面排的李代清，他已是五十零八的人，再过一两年